



夏日罗甸 陶亮 摄

根脉深处

□华霞云

光影流年

2025年9月，百年老校北七房小学将退出历史舞台，并入无锡市前洲中心小学。这里有我8年的青春，曾经是我梦开始的地方，是以为记。

1992年8月，高枝上的蝉鸣拖长了尾音，在暑气里震颤出沙哑的倦怠。我捏着薄薄的介绍信，手心全是汗。昨天还是学生，今天就成老师了。骑着新买的紫色自行车，车轮压过滚烫的水泥路，吱呀声伴着心跳。

北七房小学到了。校门朝西，走进来，是磨得光溜的水泥院子。南北两排旧教学楼，拾掇得干净。南头是黄土操场，烈日下散发着干泥巴味儿，像孩子疯跑后的汗味。

徐校长迎出来，他人瘦脸白，腮帮上胡茬又青又密，硬扎扎的，透着韧劲儿。后来才知，因这胡子和老黄牛般的勤快，大伙儿背地里都叫他“耗牛”。我喊了声“徐校长”。他温和地鼓励了几句，便把我交给教导主任孙老师。我的教书日子就这样悄然开始。

初生牛犊不怕虎，第一次公开课竟挑了最难讲的作文评讲。熬了几个

通宵，将学生作文里的错字、病句、干瘪段落、点错的标点，密密麻麻写满整块黑板。一节课下来，汗透后背，自觉已尽全力。下课铃响，一位听课老师擦身而过，轻飘飘留下一句：“作文课，不是这么教的。”心口像被粉笔头猛地砸了一下，凉了半截。我慌忙追问：“老师，那……该咋教啊？”她只摇摇头，笑了笑，便消失在走廊光影里。

我钉在原地，失落又委屈，更像被扔在荒野，不知方向。这时，一只温暖的手搭上肩头，是大辅导员祝老师：“毛丫头，底子不错，以后准行！”我低下头，声细如蚊：“可刚才老师说……”她笑了，笑容暖如冬日正午的阳光：“急啥？日子长着呢！多听课，多问，慢慢就会了。”这平常几句话，像一道温润泉水，护住了我心头那点险些被浇灭的小火苗。

多年以后，当我在讲台上站稳脚跟，甚至在赛课时收获掌声时，总会想起祝老师那带着太阳味儿的话语。后来，我也成了年轻教师眼中可问询的“老教师”，成了语文条线的“掌灯人”。再见到眼神怯生生又闪光的新

面孔，便多了一份耐心：容他们跌跌，给他们时间摸索。青涩的日子，终会如老酒般沉淀出醇香。谁不是这般磕绊晃晃着走来？

在北七房小学一待8年，这里是我将根扎进教育土壤的地方。我把最好的年华、对教书最赤诚的心，都捧给了这块土地。有过明亮的欢喜，也择过结实的跟头；放声笑过，也暗藏过不甘的泪水。后来因缘际会，我一路往南，辗转于黄石街小学、前洲中心小学、西塘小学。

听闻2000年时，北七房小学迁了新址。我也曾回去参加教研活动。新学校离旧地不远，大门朝南，气派许多，教室窗明几净，花坛热闹，还有一方绿油油的菜地。而我自己，仿佛只是转了几个身，鬓角已悄然染霜。30余年，倏忽指间流走。

回望那最初的8年，如一场沉梦，梦中每一幅画面、每一点声响，连空气中呛人的粉笔灰味儿，都清晰如昨，烙印于心，无法抹去。那扇熟悉的朝西大门，那片跑过笑过的水泥地与黄土地操场，那些回响过读书声的旧教室，都定格在我生命的一段胶卷

里，却再非我能踏入的“现在”。它们停驻于过去，尘封在我的20多岁里。再去细描其形貌，不仅徒劳，更怕惊扰了那份被时光细细包裹、带着毛边的念想。

今年立春，消息传来：拥有百年历史的北七房村小，因教学点合并，将整个并入前洲中心小学，它要悄然谢幕了。心中霎时五味杂陈。非钻心之痛，亦非简单叹息，更像一股悠长而无所依凭的空落，如目送一位默默劳碌一生的老友转身离去。

所幸，老校园里那棵据说百岁高龄的老紫薇树，被小心移栽至前洲中心小学新址。未承想，就在今年6月，这棵历经沧桑的老树，竟在新土的怀抱中稳稳扎根，粲然开花！粉紫花瓣在阳光下舒展，轻颤着，宛若一声穿越时光、温柔如絮的守候。

烈日当空，我不由得掏出手机，对着它拍下一张又一张照片。虬枝盘结着岁月，新花绽放着生机，那鲜活的生命力在光影中无声流淌。阳光灼烫脊背，心头却是一片暖融澄明，仿佛触到了那深埋地底、依然搏动着的根脉。

痕迹

□吴杰

前几日，翻看家中珍藏的一本旧画册，其中一张白求恩大夫在八路军野战医院抢救伤病员的图片，让我不禁又回想起10年前瞻仰白求恩故居的情景。

2015年夏秋之交，我赴加拿大洽谈业务。事毕，热情的当地客商巴顿先生主动相邀，并驾车陪同我和助理小孙造访白求恩的故乡。小孙曾在美国留学，多次到访加拿大，并瞻仰过白求恩故居。他告诉我，白求恩故居坐落在距多伦多160多公里的格雷文赫斯特镇。1970年10月中国和加拿大建交，1972年白求恩获得“加拿大历史名人”称号，1973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出资购买了白求恩降生的故居，按其出生时房子的原貌进行了修缮，建成白求恩故居博物馆，并列为加拿大国家级历史名胜。1976年，加国政府又将白求恩故居院落北侧的一栋白色小楼，开辟成白求恩纪念馆对外开放。

巴顿先生的皮卡在崇山峻岭中穿行约两个小时后，驶进了青山环抱、枫树遍野的格雷文赫斯特镇。车子在约翰街停下后，就见路边矗立着一幢米黄色的两层木屋，四周围着白色的栅栏。小孙说这儿就是白求恩故居。透过斑驳的树影往里望去，庭院

内青松挺拔、枫林婆娑，整个建筑显得古朴典雅。院内竖着两块金字闪亮的铜牌，分别用中英文镌刻着“白求恩纪念馆”几个大字，下方还有白求恩生平事迹的简要介绍。

步入宽敞的展厅，这里陈列着许多白求恩生活、战斗的照片，以及他使用过的物品。走进书房，写字台上摆放着日历、烛台、座钟和《圣经》，墙壁中央挂着圣母玛利亚画像，左有腰带和皮鞭，右有十字架和短枪。这些陈设说明，白求恩先辈中既有笃信上帝之人，也有崇尚勇士之人。

白求恩的祖辈在18世纪初从苏格兰移民到加拿大。他祖父曾是加拿大著名的外科医生。白求恩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曾在麦吉尔大学皇家维多利亚医院担任胸外科开拓者爱德华·阿奇博尔德医生的第一助手，其间发明和改进了多种医疗手术器械，并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从幼年起，白求恩就是一个性格倔强、好奇心强并富有主见的孩子。他生性好动，乐于涉足挑战性强的新领域，喜欢野外粗犷的生活。少年时代的他，曾凭着勇敢与智慧，用一根木棍救出了一个陷落冰窟的孩子。1935年，他在蒙特利尔设立了一家免费诊所，为

普通民众服务。1936年，他组织了蒙特利尔保障人民健康团体，这是加拿大医务人员发起的第一个促进社会化医疗的团体，其仁爱之心可见一斑。

故居雅致的客厅中，摆放着一架年代久远、古色古香的钢琴，墙上挂着图案精美的壁毯，餐桌上的杯盘碗碟光彩夺目，可见白求恩当时过着富足安逸的生活。顺着楼梯上二楼，干净整洁的卧室里，放置着一个小巧玲珑、精致美观的摇篮。据说白求恩就在这个摇篮中度过了人生最初的岁月。

经巴顿先生安排，故居工作人员为我们放映了介绍白求恩生平事迹的珍贵录像。这部时长约10分钟的录像中，记录了白求恩大夫在中国炮火连天的抗日战场、在八路军野战医院抢救伤病员的情景，也记录了他牺牲后延安军民痛哭失声的感人场面。1938年1月，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白求恩率加美援华医疗队辗转到达延安，并提出要到抗日前线去。同年6月，他到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担任军区卫生顾问，创造性地提出“把手术台设在离火线最近的地方”。1939年秋，因在手术中割伤手指，白求恩不慎患上

败血症，并于同年11月12日病逝，终年49岁。

白求恩故居游客中心内，陈列着许多由中国各界人士捐赠的纪念品，如《纪念白求恩》微雕本，印有白求恩头像的瓷盘、纪念章、纪念邮票，中央美院李琦教授创作的白求恩人物画像等。这些跨越时空的物件，无声诉说着中国人民对白求恩的深切怀念。他那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鼓舞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巴顿先生感慨，他已多次陪同中国客商前来瞻仰白求恩故居，这位国际主义战士的丰功伟绩，早已镌刻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壮丽史册上，而这座故居亦成为中加人民友谊的不朽丰碑。如今，随着世界各地缅怀者纷至沓来，格雷文赫斯特镇的每个角落都浸润着对白求恩的敬意，几乎每家旅馆的醒目位置都挂着他的照片或画像，所有街巷都竖立着通往故居的指引标识。

当我们走出白求恩故居时，晚霞正为这座建筑勾勒出温暖的轮廓。临行前，我在展厅内那幅白求恩大夫的巨幅肖像前驻足良久，深深鞠躬，胸腔里翻涌的不仅是对这位伟大战士的深切缅怀，更是对跨越国界的人道情怀最崇高的敬意！

东坡书院的怀想

□吴非

虽然我是个地道的宜兴人，可瞻仰东坡书院还是头一回。

东坡书院的门口并不十分高大，白墙黛瓦，古朴简洁。朝里望去，院内石榴花红得热烈，仿佛燃着的火焰。这火焰映照着我，也映照着书院清幽的路径。书院内外，树木葱茏，枝叶交织成一片深绿的宁静。石径蜿蜒，通向那些深藏于岁月角落的景致。我或许便是循着那一片灼目的火红，与那些早已沉入时间深处的故事气息而来的吧。

楚颂堂门口，与芸偶遇，他乡遇故知的喜悦自不必多言，赶紧招呼姐妹们互相认识。芸含笑沏茶，茶烟袅袅如细雾升起。书架上，层层叠叠全是关于苏东坡的书籍，芸每日在这书墙围拢的方寸之间工作，我心中暗自羡慕。她随手翻开一页，便可能邂逅东坡先生的旷达胸怀，或是一缕千年不散、深埋纸页的思念。我轻轻抽出一册，指尖抚过书页，那字里行间仿佛存留着古人的叹息，无数文字汇成江河，滔滔不息，映照出一个渺小的我，像一粒沙跌入汹涌的浪涛之中。

遇到了芸，我对东坡书院的感情又近了一步，恍惚觉得东坡先生就站在面前，拈须微笑。

哦，他分明就屹立在那儿呢——那尊2.8米高的东坡先生陶瓷雕像好不引人注目、令人感怀。仰首望去，先生巍然如山耸立，目光炯炯穿越历史烟尘，直抵人心深处。与这目光相遇的一瞬，我仿佛经历了数百年时光隧道中的一次暗夜旅程，终于抵达尽头。那眼神仿佛是光，瞬间照亮了我心底的每个角落。这光，不炫目，却足以刺破迷茫；不灼热，却足以融化心底冰霜。

其实，每次遇到生活重压、人生困顿，抑或是亲人别离的刻骨思念时，东坡先生便如黑暗里倏忽亮起的一束光。他“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豁达，似一泓清泉流入我焦渴

的心田；他“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从容，又仿佛温柔的手，抚平我胸中纠结的褶皱。这光非为驱散所有阴霾，而是照进缝隙，教我直面幽暗，并最终懂得：人生风尘仆仆，但灵魂可以不为尘劳拘系，行至绝境，亦能于内心深处觅得一方澄明天地。回想我的人生履历，虽然不像东坡先生那样大起大落、至暗至明，却也一波三折，坎坷多于平坦——遥想那年，为了生计，我和全家离开江南家园，驱车几千里赶赴天寒地冻的东北，途中囿于旅店不接纳宠物的规矩，我甚至拥着边牧犬在车上过夜，人与犬抱团取暖，依然冻得瑟瑟发抖……我在东北开过小超市、经营过餐馆，虽然艰辛，也时有宽慰，比如我的“伴侣”——边牧犬被训练得可以叼着每天的营业收入放到楼上。相比东坡先生始终乐观、昂扬向上，不屈服于挫折，赋诗直抒胸臆，成为一代文豪而流芳百世，我一个草民何尝又曾屈服过？记得开餐馆时，为了吸引顾客，我在蒸好的鸡蛋羹上，用调羹划出笑脸——“微笑的鸡蛋羹”成了餐馆的“招牌菜”，赢得了顾客的喜爱与赞美，也温暖了我寂寞的心灵。于困顿愁苦中发现欢快和美感，不正是东坡先生实践并倡导的人生姿态？如今我虽已退休，但凭着年轻时练就的纺织检验技能应聘进入一家新型纺织公司从事技术工作，当听到机声高歌，看到布匹如瀑飞泻，顿感人生是何等充实！

步出书院时，门口的石榴花仍在燃烧，灼灼其华如熔金碎赤，而出自徐秀棠之手的那尊雕像深邃笃定的目光，已在我心头种下了光的种子，在我灵魂深处拓开了一方天地。人间逆旅如旷野苍茫，你我皆为行客。若心中常驻一缕光，即便在漫漫长夜里行路，亦能辨认出属于自己的那份澄澈与坦然。

丝瓜

□谢建骅

《诗经》有云：“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农历七月是瓜果集中上市的时节，西瓜的甜爽、香瓜的醇厚、酥瓜的脆嫩、黄瓜的清新，次第登场，轮番慰藉着人们的味蕾。而在酷热的七月，餐桌上的常客中，还有一种名为“瓜”却并非瓜的蔬菜，它便是丝瓜。用丝瓜烧汤做菜，那份独有的清鲜与绵软，令人回味无穷。

宋代诗人杜北山诗云：“寂寥篱户人泉声，不见山容亦自清。数日雨晴秋草长，丝瓜沿上瓦墙生。”寥寥数笔，不仅勾勒出丝瓜生长环境的清幽，更点出了它易种易活、生命力顽强的特质。它不挑水土，不择环境，只要给它一方小小的春晖、一缕阳光的亲吻、几滴雨露的滋润，它便会随遇而安，以蓬勃的姿态向上生长，编织出一片属于自己的绿意。春日里，瓦砾堆、墙脚边、苇篱旁，都能寻觅到丝瓜悄然萌发的身影。绳索、墙壁、大树，皆是它舒展筋骨的平台。它用纤细却坚韧的藤蔓，编织成一张浓密的绿色之网。这网，撒在院墙上，院墙便仿佛披上了一件生机勃勃的绿袍；搭在院棚上，棚下便摇曳出一片沁人心脾的绿荫；爬到树上，树木便化成一座郁郁葱葱的绿色宝塔，赏心悦目。

每年春暖花开之时，母亲就会在菜园苇篱的犄角旮旯，用小铁铲翻开挖脸盆口大小的一块地，四周用砖块围好，算是给丝瓜安了个“家”。然后，她撒下几粒饱满的丝瓜籽，轻轻浇上水，再用带子把芦苇扎成把，倚在苇篱上，为日后丝瓜藤蔓的攀爬提前做好准备。之后，隔三岔五地浇浇水，丝瓜苗就会争先恐后地钻出地面，绿脑袋上都顶着一个黑帽帽——那是脱落的种皮。丝瓜苗沐浴着阳光雨露，铆足了劲儿地分蘖长叶、伸枝放藤，要不了多长时间，那片原本朴素的苇篱，便被它们染成了浓得化不开的绿色，远远望去就像披上了一张巨大而精致的绿色绒网，生机盎然。

七月，母亲种植的丝瓜开花了。在层层叠叠的叶片间，点缀着一朵朵清雅的黄花儿，好似一个个金色的小铃铛，惹人怜爱。当金铃铛不再摇曳轻舞时，嫩绿的小丝瓜们便开始悄悄孕育。丝瓜，慢慢地变长、变大，然后沉甸甸地垂挂下来。有的直直粗粗，有的弯弯曲曲，通体绿莹莹的，带着清晨的露珠，野趣天成。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丝瓜成熟后就成了饭桌上天天可见的“老面

孔”。它不仅鲜嫩清香，而且采摘方便。母亲从地里收工回来，常常来不及歇口气，便急急忙忙去苇篱边，摘几条鲜嫩的丝瓜回来，洗净去皮，再剖开切段，丝瓜瓤做汤，丝瓜皮炒菜，不一会儿工夫就把午饭做好了。炒丝瓜皮是我们最爱吃的，母亲将丝瓜皮切成小长条，加一些青椒，用自家小油炒的酱油翻炒，淋一些自家酿制的酱油，喷香油润，嚼在嘴里酥酥的，味道鲜美又下饭。时至今日，每每忆起，舌尖还会泛起当年的滋味。

那时，母亲总会特意留一些大个儿的丝瓜不摘，任其在藤上自然生长，留作来年的种子。秋风渐起，天气转凉，丝瓜藤蔓逐渐枯萎，绿叶变黄凋落。父亲将枯干的丝瓜藤连根拔起，晒干后堆放在灶屋里做柴火。母亲则将老丝瓜里的籽粒取出，悉心保存。

丝瓜浑身都是宝，不仅果实可食，其药用价值也不容忽视。据《本草纲目》等医书记载，丝瓜具有凉血解热毒、活血脉、通经络、除热利肠和下乳汁等诸多妙用。而干枯老丝瓜内里的网状纤维，即丝瓜络，更是一味常用的中药材。此外，它还是天然的清洁工具，可以用来刷锅洗碗，或者洗澡擦背，环保又实用。母亲常常将丝瓜络送给城里的亲友，他们也都十分喜欢这份来自山野的馈赠。

丝瓜自宋以来，常常出现在文人墨客的诗词画作之中，如宋代赵梅隐在《咏丝瓜》中形象地描述：“黄花褪束绿身长，白结丝包困晓霜。”明代诗人张以宁亦有一首《丝瓜》诗：“黄花翠蔓子累累，写出西风雨一篱。愁绝客怀浑怕见，老来万缕足秋思。”农民出身的绘画大师齐白石，对瓜果草虫这些乡间风物情有独钟，曾多次以丝瓜入画，线条简练而富有神韵。他在《丝瓜蜜蜂》一画上题书“瓜蔬中此予最喜得，香而甜结瓜易大”，又曾说“小鱼煮丝瓜，只有农家能谱此风味”，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丝瓜的偏爱，或许这平凡之物也承载了他浓浓的思乡之情。

丝瓜，作为一种极普通的葫芦科攀缘草本植物，却蕴含着不平凡的生命力。狂风吹不断，暴雨压不垮，无惧烈日炙烤，而且勇于攀登，积极向上。母亲菜园苇篱上的丝瓜，是我一生难忘的风景。它教会了我平凡中的伟大，坚韧中的希望，以及那份对生活最质朴、最本真的热爱。